

校補

● 中州古籍出版社

JIAOBU XIANGYANG QIJUJI JIAOBU XIANGYANG QIJUJI

襄陽耆舊記

6.34

1

校补襄阳耆旧记

〔东晋〕 习凿齿 撰
黄惠贤 校补

校补襄阳耆旧记

〔东晋〕习凿齿撰

黄惠贤校补

责任编辑 刘宝和（特约）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印张 98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统一书号11219·45 定价1.05元

内 容 提 要

东晋习凿齿撰《襄阳耆旧记》，是一部有关襄阳人物、牧守、山川、城邑的志书，可补汉末、三国以至晋代史书的遗缺。借此书于元明之际已无完本，虽经清人任兆麟、吴庆焘作过校刊辑补，但讹脱尚多。因此，该书迄今无善本行世。

黄惠贤同志校补的《襄阳耆旧记》，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大量辑佚校刊工作。对于人物，补入五人，删去二人，连同山川、城邑、牧守，共增加一百六十一条，并考订出各种辑本误入习书者十五条，是目前能够见到的《襄阳耆旧记》的比较完善的辑本。书后附有郭仲产和鲍至两种《南雍州记》共四十五条，既可供我们与习书作比较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襄阳地域的历史。

校补襄阳耆旧记序

一

《襄阳耆旧记》，东晋襄阳人习凿齿撰。《隋志》称《襄阳耆旧记》，两《唐志》又称《襄阳耆旧传》，均载明五卷。南宋初，晁公武著《郡斋读书志》，其卷九载，《襄阳耆旧记》，五卷，晋习凿齿撰。《志》称：其书“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又称：

“《隋经籍志》曰《耆旧记》；《唐艺文志》曰（载）《〔耆〕旧传》。现其书，纪录丛胜，非传体也，名当从《经籍志》云。”高宗绍兴六年（公元一一三六年），曾糙编撰《类说》，卷二有《襄阳耆旧传》十一条，其中呼鹰台及三公峰二条，既非转录他书注引，亦不见于三卷本之《襄阳耆旧传》。元人托克托奉敕撰《宋史》，《志》称《襄阳耆旧记》，五卷。是则在宋、元之际，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五卷本，尚行于当时。

赵宋时期，除《襄阳耆旧记》五卷本外，尚有三卷本之《襄阳耆旧传》行世。北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一〇四

一年），王尧臣等奉敕编纂《崇文总目》，载《襄阳耆旧传》，三卷，习凿齿撰。南宋光宗绍熙（公元一一九〇至一一九四年）年间，襄阳太守吴玘（字云壑，襄阳人），“刻于郡斋”^①，这是《襄阳耆旧传》有刻本的最早记载。但是，据说这一刻本“泯灭久”，在襄阳郡“无得而覩焉”^②。直至明神宗时，襄阳宜城人胡公价（字玉如），“初令临海，得于学士先生梓以归”^③。胡玉如从临海带回的《襄阳耆旧传》刻本，于万历癸巳（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在襄阳郡翻刻，这个刻本前面有鹅湖陆长庚的序，它记载了这个翻刻本的渊源^④。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一七八八年），震泽任兆麟，以家藏的明“神宗时郡斋刊本”^⑤（即明万历本），“补正数处”^⑥，再行翻刻，并收入其《心斋十种》中。心斋十种本《襄阳耆旧记》，即现在我能见到的《襄阳耆旧记》的最早刻本。该本三卷，“不载山川、城邑”^⑦。追根溯源，当即北宋以来传世之三卷本，其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当得力于吴云壑首刻于绍熙，陆长庚翻刻于万历，而任兆麟再版于乾隆。

心斋十种本，对万历本“补正数处”，任兆麟都一一加注，计：据《渊鉴类函》补卷二人物邓攸一条；据《三国志注》校正卷一人物庞德公条九处，补卷二人物向朗条十五字。因此，可以认为它基本上保存了万历本、也就是南宋绍熙本的面貌。

二

心斋十种本《襄阳耆旧记》，三卷。前两卷为“人物”：周一人，汉二十六人，晋五人，共计三十二人；后一卷为“守宰”：汉一人，晋九人，共计十人。任兆麟称，《襄阳耆旧记》“中列时代，以晋继汉，以汉继周，居然《春秋》笔法。”^⑧这与《汉晋春秋》“黜魏帝蜀”^⑨一样，都反映了习凿齿的著史思想。其次，《襄阳耆旧记》所载四十二人中，晋人十四，其中除李重、邓攸为后人误补外，其余十二人中，十人今本《晋书》有传（或有附传），而《襄阳耆旧记》即是《晋书》有关本传（或附传）的依据资料之一（有的文字全同），且心斋本《耆旧记》溢出之处尚多；至于蒯钦、习璜的事迹，《晋书》几乎没有提到。心斋十种本《襄阳耆旧记》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所谓“汉、人物”，所载二十七人，其中半数《三国志》、《后汉书》不曾为之立传的，但它们却保留着很多有用的历史资料。在经济史方面：提及别业、田宅的有三处；客、客户、兵家的有四处；奴、奴婢的有三处。政治史方面：提到吴的大公平，晋的大中正、州都；吴的校事，蜀的五部兵家，晋的都战帅等等。社会史方面：有冠族、豪族、庶民、渡民、下户、卒家、隐士等。阶级斗争方面：记载了张昌起义和王如反晋起兵等。

宗亲史方面：如诸葛亮与庞山民、蒯祺、黄承彦；黄承彦与蔡讽、蔡瑁、刘表、张温；李衡与习竺等等。此外，还有民族、民俗、民谣等诸方面的资料。这些历史资料，有的不仅不见于正史及注，即使象南北朝以后的类书也没有摘引。因此，我们推证，心斋十种本《襄阳耆旧记》虽有后人辑补过的种种痕迹，但它的主要部分，应该是南宋绍熙郡斋三卷本的残本。

东晋时期，常璩撰《华阳国志》十二卷，为巴蜀地方通史；《襄阳耆旧记》，是同一时期襄阳本地著名史学家习凿齿所撰著，虽不如《华阳国志》涉及面广，且心斋十种本又多残讹，但它和《华阳国志》一样，仍不失为研究汉末、三国、两晋史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在魏晋时期保存下来的原始记载十分缺乏的情况下，重新整理出版《襄阳耆旧记》，应该更具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三

万历本作为《襄阳耆旧记》五卷本的残本，它本身就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缺陷：一是有关“山川、城邑”的两卷，全部散佚；二是在传钞、翻刻、流传过程中的疏漏、残损；三是后人误补（如李重条）和将后人续作误入习氏文中（羊祜、杜预条之《南雍州记》）。因此，对万历本《襄阳耆旧记》确实存在着校勘和辑补的问题。前面说

过，任兆麟在重刊《襄阳耆旧记》时，曾补入邓攸条及校勘两条共十处。虽然，邓攸条又系误补，但总的来说，任氏在重刊时，就已经注意到《襄阳耆旧记》万历本，有校勘、辑补之必要。

光绪己亥(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襄阳人吴庆焄(字宽仲)在《心斋十种》本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的辑补、考订工作。首先，他“搜辑群书”，“网罗散佚”，“得若干事，釐为二卷，以补任本山川、城邑之阙”^⑩；其次，他又“补入人物、牧宰者复数事”^⑪；第三，对于“一事而征引各殊者，别为考异一卷”^⑫。经过吴庆焄的努力，《襄阳耆旧记》又恢复到五卷本的轮廓。

吴庆焄氏搜寻虽勤，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吴本《襄阳耆旧记》(《襄阳四略》附)仍存在着两个较突出的问题：一、资料方面的欠缺。在辑补中，吴本多据《渊鉴类函》，而《类函》成书于清康熙四十九年(公元一七一〇年)，该本篇幅浩繁，编纂粗率，所据资料，全系转引，且少有斟酌，讹误甚多。而唐、宋重要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白孔六帖》等，都未能涉及。二、考证方面亦多失误。吴氏一方面指出，《南雍州记》非习氏书文，力主删削；另一方面又将郭仲产书引入以补习文，以致自相牴牾。或者出于追求数量，吴本不仅未能将李重、邓攸等后人误补条订正，而且吴自补条中又有五条复属讹误，误补情况更加严重。

四

这次校订、辑补《襄阳耆旧记》，在“人物”、“守宰”的三卷，以心斋十种本为底本。参考吴庆焘本，着重于校勘；“山川”、“城邑”二卷，参考清人王谟辑习凿齿《襄阳记》和吴本，着重在于辑补，附带作点校勘。

为了弥补万历本、心斋十种本的缺陷，也是吸取吴庆焘本的经验教训，在资料搜集方面，着重注意南宋及此前的史注、类书和丛书，计从《三国志裴注》中辑出二十条；《后汉书注》、《读汉志注》中辑出八条；《世说新语注》中辑出二条；《水经注》中辑出一条；《初学记》十条，《艺文类聚》十一条，《北堂书钞》二十六条，《昭明文选注》三条，《白孔六帖》三条，《太平广记》二条，《太平御览》四十九条，《太平寰宇记》四条，《类说》十一条，《山谷诗内集·任渊注》一条，《职官分纪》三条，《墨娥漫录》三条，《舆地纪胜》四条。另参考《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全同）、《名胜志》、朱谋玮《水经注笺》、杨守敬《水经注疏》，以及《渊鉴类函》、明《天顺襄阳府志》、《万历襄阳府志》、清《乾隆襄阳府志》、《同治襄阳县志》、《光绪襄阳府志》等书。

在校勘方面，本书各条均按条出“题注”，说明本条底本及所见各书及卷数，以便查考。各条末作“校注”，

除少数条目为辍辑者分句注其出处外，均以一本为底本，它书为之校勘；字句变动或有牴牾处，除无关史实、文义者不注外，一律出校记。校删字句，加圆括号（ ），校增字句，加方括号〔 〕。另为研究方便起见，在辑补的第三、四两卷（即山川、城邑部分）每条“校注”之后，立“辑文附录”，将辑得各书文句，全数原样附上。

通过校补，本书计新补卷一“人物”三人，卷二“人物”二人；删误卷二“人物”一人，卷五“守宰”一人，“山川”、“城邑”五条。

虽志在勘误补缺，但由于水平不够，用力欠勤，缺漏谬误，必然不少，恳请方家指正，以利修改。

黄惠贤

一九八四年夏

注释：

①②③④ 见附录《明万历癸巳陆长庚序》

⑤⑥⑦⑧⑨ 见附录《清乾隆任兆麟序》

⑩⑪⑫ 见附录《清光绪己亥吴庆焘序》

目 录

卷一 人物

周

宋玉 (1)

汉

习融子郁 (4)

秦丰 (5)

王逸 (5)

王延寿 (6)

庞德公子山民、孙焕 (6)

庞统 (10)

庞林妇习氏 (12)

蔡瑁 (12)

杨虑许汜 (15)

杨仪 (16)

繁仲皇 (16)

习洵习竺 (17)

习承业 (18)

习蔼 (18)

习珍 (19)

习温子宇 (20)

习楨子忠、孙隆	(20)
黄承彦	(20)
胡宠	(23)
秦颀	(23)
黄穆	(24)

卷二 人物

汉

马良子秉	(26)
马谡	(27)
杨颙	(29)
向朗	(31)
向條	(32)
向宠	(33)
向充	(33)
廖化	(35)
董恢	(36)
张悌	(37)
李衡	(40)
胡宜	(43)
王昌	(44)
王谋	(45)

晋

罗宪	(45)
罗尚	(50)
蒯钦	(51)
习遐	(52)

张他	(53)
----------	--------

卷三 山川

鹿门山 (苏岭山)	(54)
蜺山	(55)
万山	(57)
冠盖山	(58)
石梁山	(58)
蕪山	(59)
荆山	(60)
中卢西山	(60)
岑山	(63)
熨斗陂	(63)
习家鱼池	(63)
夏水	(66)
浊水	(66)
汉水	(67)

卷四 城邑

襄阳	(68)
柢中	(69)
活国城	(70)
牵羊坛	(71)
呼鹰台	(72)
诸葛女郎墓	(73)
松子亭	(73)
木兰桥	(73)

卷五 牧守

汉

胡烈 (76)

晋

羊枯 (77)

杜预 (79)

山简 (80)

刘弘 (81)

皮初 (83)

桓宣 (84)

邓遐 (84)

朱序 (85)

附录卷一

一、旧序三则 (86)

明万历癸巳陆长庚序 (86)

清乾隆五十三年任兆麟心斋十种本序 (87)

清光绪己亥吴庆焘重辑本序 (88)

二、各本误入习书条目及考证 (89)

万历本一条

李重 (89)

心斋本一条

邓攸 (90)

吴庆焘本五条

战地 (90)

马仁陂 (91)

乐宅戌 (91)

张平子碑	(92)
三公城	(93)
《太平御览》一条	
望楚山	(93)
曾慥《类说》二条	
楚王冢	(94)
辛宣仲	(94)
《说郛》(《五朝小说》同)四条	
韩系伯	(96)
郭祖深	(96)
蔡道贵	(97)
鱼弘	(97)
《墨娥漫录》(《说郛》商务本卷四)一条	
荀巨伯	(98)
三、有关心斋十种本《襄阳耆旧记》	
的几个问题浅探	(99)

附录卷二

一 辑校《南雍州记》序	(114)
二 郭仲产撰《南雍州记》辑本	(116)
三 鲍至撰《南雍州记》辑本	(125)
四 待考作者之《南雍州记》辑文	(134)

卷一 人 物

周

宋 玉

题注 宋玉条，共四段。前二段，据心斋十种本，以《艺文类聚》卷四三、《初学记》卷一五、《北堂书钞》卷一〇六、《太平御览》卷五七二、《说郛》弓第五八校订。第三段以《昭明文选》卷一九、《高唐赋》注引《襄阳耆旧传》为底本，第四段以《太平御览》卷三九九引《襄阳耆旧记》为底本，据《昭明文选》卷一六《别赋》注，《御览》卷一〇、三八一，《类说》卷二及《图书集成》、《云霞部外编》引《襄阳记》校订。又，第三、四两段，吴庆焘辑补入卷三山川类，题曰巫山。按巫山在三峡，不属襄阳山川；文中叙宋玉对楚襄王事，故当为宋玉条之遗文，今续补之。

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玉让其友，友曰：“夫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